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 2524/11-12號文件
(此份逐字紀錄本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LC Paper No. CB(2) 2524/11-12
(This verbatim record has been se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檔號Ref : CB2/H/5

2012年6月5日(星期二)上午11時至12時45分舉行的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Special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on Friday, 5 June 2012, from 11:00 am to 12:45 pm

出席委員 Members present:

劉健儀議員, GBS, JP

(內務委員會主席)

李華明議員, SBS, JP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 GBS, JP

黃宜弘議員, GBS

黃容根議員, S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 S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Hon Miriam LAU Kin-ye, GBS, JP
(Chairman)

Hon Fred LI Wah-ming, SBS, JP
(Deputy Chairman)

Hon Albert HO Chun-yan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Hon LEE Cheuk-yan

Dr Hon Margaret NG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CHEUNG Man-kwong

Hon CHAN Kam-lam, SBS, JP

Hon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Dr Hon Philip WONG Yu-hong, GBS

Hon WONG Yung-kan, SBS, JP

Hon Emily LAU Wai-hing, JP

Hon TAM Yiu-chung, GBS,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Hon LI Fung-ying, SBS, JP

Hon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Hon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SBS, JP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BBS, JP
湯家驊議員, SC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甘乃威議員, 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 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JP
張國柱議員
黃國健議員, BBS
葉偉明議員, MH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陳淑莊議員
黃毓民議員

Hon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Hon LEE Wing-tat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SBS, JP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GBS, JP
Hon WONG Ting-kwong, BBS, JP
Hon Ronny TONG Ka-wah, SC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Hon KAM Nai-wai, MH
Hon Cyd HO Sau-lan
Hon Starry LEE Wai-king, JP
Dr Hon LAM Tai-fai, BBS, JP
Hon CHAN Hak-kan
Hon Paul CHAN Mo-po, MH, JP
Hon CHAN Kin-por, JP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JP
Hon CHEUNG Kwok-che
Hon WONG Kwok-kin, BBS
Hon IP Wai-ming, MH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 GBS, JP
Hon Alan LEONG Kah-kit, SC
Hon Tanya CHAN
Hon WONG Yuk-man

缺席委員 Members absent:

李國寶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梁耀忠議員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 GBS, JP
王國興議員, MH
林健鋒議員, GBS, JP
張學明議員, GBS, JP
梁家騮議員
詹培忠議員
黃成智議員
葉國謙議員, GBS, JP
潘佩璆議員

Dr Hon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Hon LEUNG Yiu-chung
Hon LAU Kong-wah, JP
Hon LAU Wong-fat, GBM, GBS, JP
Hon Andrew CHENG Kar-foo
Hon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Hon WONG Kwok-hing, MH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GBS, JP
Hon CHEUNG Hok-ming, GBS, JP
Dr Hon LEUNG Ka-lau
Hon CHIM Pui-chung
Hon WONG Sing-chi
Hon IP Kwok-him, GBS, JP
Dr Hon PAN Pey-chyou

謝偉俊議員, JP
譚偉豪議員, JP
梁國雄議員
陳偉業議員

Hon Paul TSE Wai-chun, JP
Dr Hon Samson TAM Wai-ho, JP
Hon LEUNG Kwok-hung
Hon Albert CHAN Wai-yip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梁慶儀小姐
內務委員會秘書

Miss Odelia LEUNG
Clerk to the House Committee

出席公職人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林瑞麟先生, GBS, JP
政務司司長

Mr Stephen LAM Sui-lung, GBS,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麥綺明女士, JP
行政署長

Miss Jennifer MAK, JP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鄧婉雯女士, JP
副行政署長(1)

Miss Helen TANG, JP
Deputy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1)

鄧國威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Mr Paul TANG Kwok-wai, JP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陳美寶女士, JP
教育局副秘書長(2)

Ms Mable CHAN, JP
Deputy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2)

章景星女士
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
(衛生)(1)

Ms Estrella CHEUNG King-sing
Deputy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Health) (1) (Acting)

周永恆先生
署理保安局副秘書長(3)

Mr CHOW Wing-hang
Deputy Secretary for Security (3) (Acting)

梁坤志先生
政府統計處助理處長(社會統計)

Mr Stephen LEUNG Kwan-chi
Assistant Commissioner for Census
and Statistics (Social)

列席職員 Staff in attendance:

吳文華女士
秘書長

Ms Pauline NG
Secretary General

馬耀添先生, JP
法律顧問

Mr Jimmy MA, JP
Legal Adviser

余肇中先生
主管(資料研究部)

Mr Michael YU
Head (Research)

禰懷寶博士
研究主任8

Dr Yuki HUEN
Research Officer 8

余蕙文女士
總議會秘書(2)6

Ms Amy YU
Chief Council Secretary (2)6

蘇淑筠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2)7

Miss Josephine SO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7

丁慧娟女士
議會秘書(2)6

Ms Judy TING
Council Secretary (2)6

張慧敏女士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2)3

Ms Anna CHEUNG
Senior Legislative Assistant (2)3

簡俊豪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2)8

Mr Arthur KAN
Legislative Assistant (2)8

主席：現時法定人數剛剛足夠，亦已過了原定會議開始的時間，我宣布會議開始。今天的會議原定為時一個半小時，因此，我會補回7分鐘，即會議本來應於12時30分完結，但現在延至12時37分才結束。

今天是內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我們邀請了政務司司長出席會議與我們討論人口政策。讓我先講解規則。若議員稍後希望提出問題，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而提問的模式是，每位同事有5分鐘，這包括提問和答覆的時間。我會嚴格執行這時間限

制，因為我希望多些議員能有機會提問。大家若希望官員回答，便請提出精簡的問題。

今天討論人口政策時，立法會秘書處發出了3份文件。第一份是有關《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二零一二年進度報告書》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二份是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香港的人口政策"資料摘要，還有一份則是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內地婦女使用本地產科服務"背景資料簡介。這3份文件都與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相關。

我們歡迎政務司司長和其他政府當局的代表出席今天的會議。大家就座後，我會邀請司長發言。司長已向我們表示，他會用10分鐘時間，利用投影方式作出簡介。請司長開始他的簡介，但請盡量精簡。多謝。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非常感謝內務委員會今天讓我和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的同事有機會向議員介紹《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二零一二年進度報告書》。在這方面，我們的工作已持續了數年，而上星期發表的報告書旨在向社會、公眾及立法會交代我們在各方面的工作進度。

請大家看看投影片的表2.1。根據統計處和相關部門的估算，香港的人口由2006年至今天的數年間，已增長至逾700萬人。在2019年以後，由2024年開始，香港的人口將逾800萬人，到了2039年，將接近890萬人。

報告書的圖2.1，旨在向大家交代香港過去多年來的出生率。談及出生率，我們一直鼓勵市民生育，而近年亦曾出現一對夫婦生育1.1個孩子的出生率。這是近年來一個比較高的比率，但仍遠低於足以維持我們人口數目的出生率，即一對夫婦需要生育2.1個孩子。

接着是圖2.3的人口金字塔。大家可以看到，在整體人口方面，是女性多於男性。粉紅色的部分代表女性，附於其一旁的白色部分，是方便大家看到，在剔除外傭後，女性人口大致的分布如何。再者，從這4個人口金字塔圖表，大家可以知道，由現在到2039年年中，人口會一直顯著老化。

接着讓我們看看圖2.6。我們可以看到，勞動人口的參與率，隨着人口老化，不論在女性、男性和整體方面，均會一直下跌，而在2015年至2020年期間，參與比率更會跌穿60%。

接着是圖2.7。這是比較重要的，因為國際上不同經濟體系也關注到，社會作為一個經濟體系，其經濟撫養比率是如何。一般的目標是維持在1 000名勞動人口撫養不多於1 000名長者、小孩或非在職的成年人。

大家可從我們的報告書知悉，到了2020年，根據我們現在的估算，經濟撫養比率會升破1 000，至1 042。所以，我們在報告書提出了10項建議，其中一項是，由現時2012年至2020年期間，我們應該盡各方面的努力，採取政策措施，防止經濟撫養比率升破1 000，要盡量維持1：1的比例。

接着的圖表是向大家介紹在過去11年，究竟有多少"單非"和"雙非"嬰兒在香港出生。大家把這些數目加起來，便會知道，其實在過去10年，由2002年至2011年期間，共有逾17萬名"雙非"嬰兒在香港出生。如果單看過往5年，即2007年至2011年，則有14萬。就這方面，我們在過去數年採用了配額制度，如果"雙非"或"單非"家庭在香港產子，都要持有衛生署發出的證明書，才可以來港產子。

但是，當然，有一些人是往急症室分娩的，而入境事務處和衛生署也採取了政策措施，防止問題惡化，並且希望將之逐步收窄。

主席，我們原先為2012年訂立了35 000個配額，而根據原先的一套考慮，我們會在2013年將配額進一步縮減至低於3萬，甚至接近2萬，這樣情況便可以逐步穩定下來。

然而，候任行政長官有更清晰的政策立場，並已作出宣布。他認為在2013年，我們須考慮採用零配額方案，同時亦須評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社會、經濟及民生造成的長遠影響。

因此，相關部門便進行了一些研究。從下一個圖表，即表2.10，大家可看到，如果我們實施零配額制度，即情況A，由2011年至2041年的人口估算會是如何。如果我們可以落實零配額的話，估計香港的居民人數會是830萬。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原來的構思，即每年約有3萬個名額給這類孩子出生，估計到了2041年，香港的人口會有860萬。所以，這樣看來，其實人口進一步增長不算多，反而衍生的社會經濟問題較大。

我剛才跟大家說，在過去10年，共有17萬名"雙非"嬰兒在港出生。如果這些孩子全部在短期內回港唸書，可能便需要開辦

多於100所的新學校。這香港是做不到的，沒有土地，亦不能這麼快興建這麼多學校，而亦未必有這麼多老師。所以，必須掌握問題。如果大家再看表2.10，便會知道，香港的總撫養比率，不論是在零配額下的情況A，還是在配額制度下的情況B，總撫養比率也不是相差很遠。故此，對香港社會來說，盡量實施零配額應該較為有利。再看下一個表，大家便會知道，香港的總失業率逾3%，但年青人口的失業率卻比較高，15歲至19歲的年青人的失業率逾11%，而20歲至24歲則逾7%。然而，總失業人數其實並不太大，約25 000人。

我們在報告書提出一項建議，政府應該與社會服務機構及非政府機構，例如社會企業，繼續合作，創造多些就業機會。哪些機構有能力，有實質和積極的建議幫助年青一代創造就業機會，我們便會積極考慮，希望既可以處理青年人的失業問題，亦可以協助處理勞動人口下降的問題。

主席，除此以外，我們亦建議提升婦女及長者的就業機會。在婦女方面，大家也知道，我們近年來提供了不少鐘點傭工、陪月的培訓；在長者方面，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考慮牽頭就提高退休年齡的利與弊，進行諮詢和討論。

最後，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各項輸入人才計劃。我們有幾項計劃。"一般就業政策"，旨在從世界各地吸納人才，每年有二萬多、三萬人；"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基本上是涉及輸入一些管理、專業、有特別職業的人才，與世界各地的政策看齊，每年可以吸納七千多、八千多人；在"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申請人無需獲聘用從事某一份工作，只要他們有良好資歷，我們也會吸納，每年達數百人。我們認為，單靠"雙非"父母生育嬰兒，其實等同由別人代香港決定輸入甚麼人口。這樣，我們便不夠主動。但這些輸入人才計劃卻能將主動權交給香港特區政府的相關部門，這會比較理想，與外國採用計分制來吸納人才的做法較一致。

最後，我想向大家簡述人力資源供求差距的估算。由現在至2018年，我們相信香港的中學、大學及專上教育畢業生，基本上能夠應付香港的人力需求，差額並不太大，而就4個支柱行業及6項優勢產業，主席，我們也有進行人力需求、供求的估算。基本上是平衡的，問題不算嚴重。但是，我們的相關政策局和部門仍會不時繼續檢視情況。

多謝主席。

主席：多謝司長。現在開始提問。首先是黃容根議員，接着是張文光議員，每位5分鐘。

黃容根議員：多謝主席。我只想說明現實情況，因為小學派位結果剛剛公布，而我們發覺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以往，住在大埔或其他地區的適齡兒童很容易獲派第一至第三志願的學校。這在以往是很容易的，即使在去年仍是很容易的，但現在一些兒童卻連第三志願的學校也派不到。為甚麼呢？我有很多好朋友住在北區及其他地區，即鐵路沿線地區，包括天水圍等，他們致電告訴我："我們的孩子根本派不到本區學校，全都派去元朗或屯門。"本身住在這些地區的居民的孩子的孩子所應有的學位，卻讓"雙非"的適齡學生，或跨境學童佔用了。長遠來說，政府必須想辦法解決這批人的問題。跨境學童反正也要乘車上學，政府有否考慮採用另一種途徑來分配學位給這些學生，不一定原區分配，或可分配其他地區的學位，因為他們反正也要乘車。現在政府卻不是這樣做，只是把原區的學生派到其他地區。據我所知，我們大埔區最低限度也有一百數十個學童被派到其他地區。這個問題正正是"雙非"嬰兒引發出來的後遺症。這後遺症越來越大，而小學教育已開始受影響。

此外，也有一批幼稚園學生都是這樣，需要乘跨境車到大埔這邊唸書。我覺得我所說的做法是可行的，但政府現時卻在沒有做任何研究的情況下，把原來住在上水、天水圍或大埔的學生，一直向外推，這真是很大件事，弄得居民怨聲載道。所以，我想問政府有甚麼辦法解決？人口多，我承認是一個問題，但現在很多問題已開始影響小孩子，政府有甚麼辦法解決呢？

主席：司長，請回應。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多謝黃容根議員反映區內情況。在這方面，政府亦是非常關心的。首先，我們採取的立場是，跨境學童來香港唸書的問題必須受到控制，不能讓其無了期地增長，這亦是由於對香港社會而言，我們提供教育及其他社會服務，需要有穩定性；第二，我們已經採取了實質措施，希望在2013年將把跨境學童的數目局限在大約13 000人；第三，跨境學童的學位申請原先較集中於北區，我們已嘗試把申請分散到元朗及其他新界北的地區；第四，我們亦在這兩個地區其中6所學校增

設課室；第五，我們鼓勵從深圳前來香港的校巴提供服務，讓學童往返比較安全。

黃容根議員非常關心北區的情況，我向大家匯報一下有關情況。今年剛剛派了學位，我們在北區派了3 600個小一學位，當中有1 400個是跨境學童，較去年增加了400個，而由北區到例如大埔上學的有小孩有逾350個，其中大約有145個是北區本區兒童，我不知道教育局同事有否補充？

主席：陳美寶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2)：正如剛才司長所說，我們會盡用現行機制下的靈活措施。回應黃容根議員的提問，我們在北區也得到學校的幫忙，把一些特別用途室改建為課室，以增加課室數目，另外亦有加開小一班，以照顧本區兒童的需要。當然，一如以往，我們也作出借學位的安排，而在借學位時，我們集中在北區鄰近的大埔區，都是地鐵沿線區域。我們亦會與學校商討，尋覓一些交通比較便利的學校，讓北區同學跨區就學。

主席：好的。張文光議員先發言，接着是李國麟議員。

張文光議員：主席，我也想討論跨境學童，以及"雙非"學童對香港教育制度的衝擊。這些學童有幾個特點，過去的經驗說明，第一，他們的人數不穩定，不是全部"雙非"學童都會前來；第二，他們來香港的日期也不確定，他們可在任何時間前來，很難準確地預測；第三，他來就讀的年級亦不固定，不要假設他一定是在幼稚園或小一入學；不是這樣的，他們可在任何年級插讀；第四，他很多時候是集中於邊境校網；第五，由於他們就讀地區過度集中，本地居民的就學機會的確受到影響。雖然這些學童也是香港居民，但他們突然集中在某一區就讀，也是令人非常煩惱的。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覺得當年估計有160萬名港人內地子女會擁有居港權那一次的經驗，是很慘痛的。我們高估了使用香港學校的人數，按照估計會於高峰期來港就讀的人數來興建學校。在興建學校之後，卻突然發覺前來的人是不定時、不定期、不定班，甚至在高峯期過後，大量已興建的學校很快又要面臨"殺校"。現時有些"千禧學校"的校舍狀況還很好，但也要

被"殺"。這慘痛的經驗帶來了教育界的動盪及家長的埋怨。現時我們又要處理"雙非"學童，的確要汲取過去的經驗。

"雙非"學童數目大幅增加是這數年間的事，政府千萬不要只因這數年間"雙非"學童數目的增加，便按照有關的數字大量興建百多間學校。我敢保證，數年的高峰期過後，或由於梁振英政府不再讓"雙非"擁有居港權——我不知他會怎樣做——這些學校必定會變成"廢校"，屆時情況便更悲慘了。

因此，我認為有數種方法：第一，要引導"雙非"學童或跨境學童到不同的校網，而並非讓褓母車營辦商來決定他們到哪個校網。現時有些學校與褓母車營辦商互有聯繫，褓母車營辦商在內地招生，然後把學童接載到與他們有聯繫的學校，於是褓母車營辦商便決定了哪一區是否擠迫。這是不行的，因為A校網可能因此而極度擠迫，而接鄰的校網卻有剩餘學位，但兩個校網其實卻距離不遠。

因此，我很希望政府考慮的是，一定要採用行政疏導手段，善用邊境校網，因為很多邊境校網是有很多空置校舍的。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與內地探討能否建立合作關係，搞好交通，因為交通決定了分流，而千萬不要讓褓母車營辦商來決定跨境學童集中於何區。我希望政府能考慮這一點。

此外，政府要在適當的時候擴大校網，或彈性處理小班教學的人數，或採取分流措施，只在真的過於擠迫的情況下才考慮增加班級數目，而並非隨便興建100間學校。我敢保證，"雙非潮"一過，這100間學校所帶來連鎖"殺校"效應，會是大家難以承受的。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正由於我們不希望興建100間學校，因此我們要令問題穩定下來。首先，現時，我們把北區、元朗這一帶接收"雙非"跨境學童定為大約13 000個；其次，我們亦會將學額、學位方面的需求分流，避免全部集中在北區；第三，我們也會考慮元朗及其他校網；第四，一些"雙非"父母擔心孩子未必能找得到學位，如果他們能把孩子寄住在港島區等，也是可以的。我們會善用現有學額，並適量地增加一些班別，照顧這種情況。

主席：李國麟議員先發言，然後是黃國健議員。

李國麟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想談談司長剛才一張有關人數的投影片。我們看到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年青人或"後生仔"——15歲、19歲、20歲、24歲的——這羣年青人的失業率是偏高的，當然，這與人口政策沒有直接關係，但你的文件指出會輸入外地人才。我想問一問，15歲、19歲的青年人應該還是在學，即一般來說，他們應該還在學，可能是就讀初中、高中或大學。但是，為何這羣年青人會失學而要投身工作呢？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20歲、24歲這一羣人士的失業率是比較高的，是7.4%。正常來說，這羣人士應該有機會唸大學或正在工作。那麼，我們的教育政策是否出了問題，令他們失學，而在就業方面，我們又無法幫助他們向上流動呢？同時，我們是否因此便說香港不夠專才，需要輸入人才呢？這是比較難以理解的問題，希望司長可以解釋一下。

主席：好的，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多謝李議員提出這個問題。首先，我們香港要關心年青人求學及就業的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培訓香港的下一代。現時香港青年人失業的情況是需要關注的，但我們的問題卻不像某些歐洲國家般嚴重。但是，正因為我們的問題不是那麼嚴重，我們更要及早掌握，不要讓"跨代貧窮"在香港出現。在政府方面，我們會投放一些資源，推行展翅計劃或其他年青人培訓計劃等。至於15歲至19歲的年青人，有些可能是已經修畢中學或未修畢便出來找工作，而20歲至24歲的年青人則未必每個人都能升讀專上學院課程。我們現時已經有逾60%的適齡年青人修讀專上學程，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在修讀學位課程。我請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再解釋一下。

主席：鄧國威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主席，我想補充兩點。剛才司長也指出了兩點：第一，當然必須透過經濟發展帶動就業市場。職位數目增加了，年青人找到工作的機會自然亦會較高。從這數年的經濟發展看到，整體失業率是有所下降，而年青人的失業

率也同時下降。年青人的失業率誠然相對較高，但這卻並非香港獨有的情況，因為很多經濟發展較上軌道的經濟實體亦面對同樣的情況。

另一方面，除了在教育方面作出配合之外，我們亦希望在就職安排方面，也能夠為他們提供較多訓練，幫助他們進入職場。剛才也提過了，我們有展翅和青見計劃，職訓局有提供在職的培訓，而再培訓局亦有提供一些就業掛鈎的課程，希望鼓勵年輕人在畢業後，接受與職業有關的培訓，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

主席：李國麟議員，你是否想跟進？

李國麟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教育方面的事宜。我看到20歲、24歲的年青人失業較多，政府是否應該檢討一下未來的教育政策，配合人口，投放多些資源在大學或大專教方面，令多些年青人可以獲得培訓，從而培養更多人才？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提供在職培訓及投放資源來推廣教育，是我們的重點工作。在回歸後十多年來，各位議員支持了很多計劃、政策，讓我們的學位課程及專上學院得以擴充。現時香港成立了很多稱為Community Colleges的新院校，開辦各種科目，這些工作我們一定會繼續進行。然而，我也想向各位議員指出，吸納外來人才也是很重要的。在本地培訓以外，我們會透過"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以及剛才向大家介紹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每年吸納大約4萬人，加上本身培訓的數萬人便能應付香港經濟增長的需求。

主席：先是黃國健議員，然後是馮檢基議員。

黃國健議員：多謝主席。報告書指出人口老化情況，應該引起關注。報告書指出，到了2030年，香港會有大概210萬名長者，佔人口約四分之一。可以說，香港現時已經步入"高齡化社會"時期。香港現時沒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綜合退休保障，很多長者在退休之後，由於自然聯繫，可能會返回內地退休養老。但是，我們看不到政府在支援長者返回內地退休養老這方面，推行了

任何積極的措施。雖然剛剛推出廣東計劃，但現時也還沒有看到苗頭，而除了"生果金"這些東西之外，其實醫療也是重點。支援長者返回內地養老其實可以導致雙贏局面：長者本身可多一個選擇，在一個好的環境下養老；另外，這亦有利紓緩本地社會的老化情況。

政府為何不考慮一下，例如在醫療方面可以怎樣多做一些工作，令長者在回鄉養老時，也能享受達到香港水平的醫療服務呢？報告書提及支援長者在內地的醫療需要，但卻寫得不夠具體。司長可否簡介一下，你們有甚麼具體措施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會盡量說得具體一點。首先，我們會落實廣東計劃，而這也是在座不少議員在過去數年來一直鼓勵我們去做的。

第二，政府當局也關心退休保障。在很多次會議之中，主席，在立法會會議也好，委員會會議也好，政府均有向議員解釋三條支柱，即個人儲蓄、強積金及綜援制度。

我自己也曾研究這個問題。強積金不能輕率改動，我們亦沒有計劃改動。我們要好好鼓勵個人儲蓄，但香港的經濟環境要一直好下去，市民才能有儲蓄。但最需要照顧的人，正如黃議員和其他議員所說，就是草根階層的老人家。無論他們在內地或本港養老，如果能夠把"生果金"增加到某一水平，是可以對他們產生最即時效用的。所以，報告書亦提及，估計候任行政長官，或下屆政府已有計劃將"生果金"加倍。在這方面，我們正在做內部工作。

黃國健議員最後問及可否在內地拓展向香港老人家提供的醫療服務。香港的老人家北上養老，可否考慮向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呢？主席，我們也有跟內地政府研究這構思。舉例而言，內地計劃在南沙進行很多地區發展，我們亦詢問可否讓香港的社福機構、醫療機構在那裏設立服務點。我們會研究這些構思，但我們不會輕率地採取廣泛的行動。原因是，如果將香港的社會、教育，以及醫療服務的可攜性增加至百分之百，在內地也可享用，我們是未必能夠應付這麼龐大的財政負擔的。這就是原因。不知道鄧秘書長和其他同事有沒有補充？

主席：鄧秘書長。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主席，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點是關於長者退休養老。基本上，特區政府的政策目標是利便老人家在香港退休養老，因此我們無論在醫療、福利或房屋方面都投放了很多資源。當然，有些老人家會選擇離港養老，尤其是返回廣東等地，而基本上我們的政策安排也給予他們選擇，但我們絕對不希望老人家離開香港養老。我們其實歡迎他們留港養老，我們亦在本港投放了很多資源，以提供所需的服務。

另外，關於退休保障制度，大家也知道，這亦曾在立法會的委員會討論過很多次。現時，中央政策組也正在進行一項深入研究，預計在年底便會有初步研究結果。

主席：馮檢基議員先發言，然後是張國柱議員。

馮檢基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及政府報告書的建議部分，即第四章"建議及未來路向"的第4.4至4.7段。另外，秘書處文件的附錄I也有多個列表，載列與不同年齡有關的比率。

我想問政府，在其建議中，嬰兒是分為第一類和第二類。第二類是"單非"及"雙非"嬰兒，而第一類是香港人自己生育的嬰兒，即是爸爸媽媽也是港人的嬰兒——我假設這個定義是對的。但是，你們很多建議都只是談及第二類，很少建議是有關第一類的。政府是否認為現時向第一類嬰兒提供的服務已經足夠？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秘書處提供的文件述及不同年齡的分布，出生率等都是低的，還正在下跌，你們看看這個表，出生率是一直地下跌，跌至9.36.....不是，應是936，每千名母親才有936個嬰兒。

其實可否考慮一些建議，第一，提升青少年和兒童在人口的比率；第二，研究如何提高出生率，以及出生率與各種服務及支援是否有關係。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在報告書中，我們對於第一類嬰兒和第二類嬰兒也有着墨。當然，社會比較關注的是第二類嬰兒，因為他們的父母雙方也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類嬰兒的數目亦較多，每年有3萬多名，而第一類嬰兒卻只有數千名。現時我們已決定實施"零配額"，這正好能夠解決問題。

至於第一類嬰兒，我們也會關注，我想請食物及衛生局的同事跟你們解說一下。

馮檢基議員：不是，主席，我不想政府錯誤理解我的問題。我並不是詢問司長如何照顧第一類嬰兒，而是問他如何提高第一類嬰兒的數字。

主席：他是說鼓勵生育。

政務司司長：在鼓勵生育方面，我們亦一直有做工作，例如提高免稅額。但是，人口政策其實涉及非常廣闊的範圍。我跟一些學者也討論過現時香港年輕的一代為何普遍遲婚，以及為何年輕人在結婚後會較遲才生兒育女。這些學者認為，政府必須解決房屋問題，因為年輕一代面對置業和"上樓"的困難。現屆政府亦因此決定復建居屋，而下一屆政府亦考慮增建公屋。我相信，這些措施定能協助年輕一代，就結婚和生育作出計劃。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是否純粹是房屋問題這般簡單呢？根據我的體驗，我也是一個孩子的爸爸。我認為，子女教育是家長最擔心的問題。子女還是很小的時候，家長已開始擔心他們學不好中文、學不好英文、學不好寫字、要留班和進不了優質學校。我真的被你們的制度弄得.....我不認為我的兒子有問題，我認為只是制度有問題。你有何辦法令爸爸媽媽們不用在子女的教育過程中這麼擔心，害怕子女進不了心儀的中學？家長大清早已經要排隊了，有些家長數天前已開始排隊也說不定，總之是一出生就要排隊了。你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們是有想過的。其實相關的部門在過去這麼多年來，一直有推出新的政策。所以，現時我們有12年免費教育，幼稚園亦有學券制，而在專上教育方面，更有逾六成的適齡年青人能夠修讀文憑或學位課程，我們會繼續做這些工作。但是，永遠也是可以多做一些的。我請陳副秘書長是否有甚麼補充。

主席：陳副秘書長。

教育局副秘書長(2)：好的，謝謝。

我想補充3點。首先，在教育這方面，我們一直竭力檢討情況和推行改革。正如現屆政府曾指出，在未來數年，我們十分期望與教育界攜手落實改革方向，以及優化改革。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正如司長剛才所說，在資源投放方面，用於教育方面的公共開支會一如既往有增無減，佔政府的整體公共支出約四分之一。但是，這個餅的體積當然仍是有限的，我們因此必須安排好當中的優次。

第三點是，除了本地學校系統外，我們也會竭力提供多元化教育，例如發展私立學校、直資學校及國際學校，以便家長能有多元化的選擇。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只有一個comment，整份報告書對第一類嬰兒着墨太少，就好像對香港人完全置諸不理。

主席：先是張國柱議員，接着是林大輝議員。

張國柱議員：多謝主席。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報告書指出，在未來10年、20年、30年，我們的人口會開始老化。立法會也成立了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有關的問題。我們的結論是，政府所說的"三條支柱"並不足以應付未來的人口老化問題。

強積金一般要到65歲才可以領取，而今天的強積金也不足夠維持我們退休後5年的花費。但是，香港的人均壽命則是80歲至85歲，未來更可能是85歲至90歲。換言之，在我們退休

後.....**Suppose**我們在60歲退休，那麼我們便要面對往後25年至30年的生活。但是，強積金卻在5年後便會花完。

第二，兩年前，匯豐銀行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在退休時的平均儲蓄款額大概是30萬元。30萬元可以花多少年呢？因此，最終又是要依靠政府的福利金。福利金是"第三條支柱"，但卻只有"生果金"及綜援能給予長者幫助。

候任特首表示會把"生果金"加倍，但以現時的消費水平，這根本不夠支付長者一個月的支出。其實，諸如此類的情況，小組委員會已研究得較為清楚。當然，我們亦提到，政府其實應該爭取時間，設立一些退休保障。但是，政府這麼多年以來，相關的工作均是"只聞樓梯響"。

中央政策組已進行了很多研究，而現在又要進行另一項新研究，直至年底才公布結果。我們已多次詢問，以往進行的研究，是否全部也不管用呢？研究已完成了，但議會卻仍得不到政府的回應，亦不知道那些研究的結果，此其一。其二，在整個過程中，面對人口老化，政府究竟做了甚麼工作來面對未來10年、20年、30年的情況呢？兩個問題，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小組委員會編製的報告其實很詳細，我也曾閱讀過。你們認為我們應該考慮"五條支柱"，而不是"三條支柱"。我剛才已跟大家解釋，我們由1990年代開始討論強積金，接着立法，然後實施，過程中面對不少挑戰，因此，我們目前不會輕率改動。至於個人儲蓄方面，我也知道數額是有限的。雖然由於我們的經濟增長，香港的個人儲蓄情況已相對良好，但我們仍不能單靠儲蓄過一輩子。

第三，我們同意我們需要特別關懷、關顧草根階層長者，所以，我們設有很多安全網，設有綜援及提供公共房屋。我們現時考慮把"生果金"加倍，這走出了正確的一步，但卻並不表示已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們仍需繼續努力。關於如何繼續處理人口老化的問題，我希望鄧秘書長就社會福利和老人院舍等，介紹一下我們提供了甚麼服務。

主席：鄧秘書長。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主席，我簡單補充兩點。首先，長者退休後的生活支援，並不局限於強積金。在醫療方面，我們也投放了很多資源。大家都知道，長者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很大。我們也有提供社會福利服務。我們當然會繼續提供院舍服務，我們亦會就着需要，不斷增加宿位。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增加長者居家安老方面的支援服務。

張國柱議員：主席，我相信我們已很清楚福利服務的情況。不過，我想追問一點。司長，你可否把中央政策組過往就有關退休保障進行的調查報告交給議會？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相關政策局內部正研究這些報告，在年底時，如果中央政策組完成了新的報告，我們會向大家一併交代。

主席：先是林大輝議員發言，然後是陳健波議員。

林大輝議員：多謝主席。司長，過去多年，我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會議，都多次聽到政府官員——包括司長——表示，政府很重視青少年，知道青少年是未來社會棟樑，是寶貴的資源。政府一定會盡一切努力，以免浪費這些人才，否則便會損害香港未來的生產力或經濟增長。

這說法很動聽，我們也很同意。但事實上，正如李國麟議員剛才指出，這份報告書所載的數字卻顯示，青少年羣組的失業率是眾多年齡組別當中最高的。基於現時社會上青少年失學及失業的情況，我可以說，政府其實做得並不足夠。我相信，如果政府有實施針對性的措施，是不會出現這些情況的。

當然，政務司司長及鄧國威先生均指出，這個現象並非香港獨有，在其他經濟體系也存在。我希望政府不要以此作為藉口，掩飾工作不足之處；也不要沾沾自喜，覺得我們的情況沒有其他地區的情況那麼嚴重。其他地區如何處理問題，那是他們的事，但香港卻一定要妥善處理自己的問題。對香港最重要的是甚麼呢？答案是人力。我們沒有礦場，也沒有天然資源。其他地方的失業率高可能並不要緊，因為人們可以領取很多援助及

政府補貼。但是，我們並沒有這些福利。所以，我們必須作出改善。

政府的報告書建議 —— 我剛才看了報告書 —— 政府加強與非政府機構及社會企業合作，從而協助青年人就業。我當然是同意的，但問題是，政府有否實施任何政策，以作配合呢？所謂"非政府機構"，很簡單，當然是指私人企業了。但是，一直以來，政府又採取了甚麼措施促進私人企業發展呢？我特別要說工商企業的發展。實施了最低工資，接着是《競爭條例》，還有升級轉型的問題和各方面的政策，但政府有否因此採取任何有效措施支援工商業的發展呢？如果沒有，只是提出口號，要求更多私人企業僱用更多年青人，是不可行的。企業沒有生意，又如何能僱用更多人呢？

我發覺政府過去的工商業政策似乎很疲弱，與其願景相違背。我想問，既然政府也知道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扶助企業發展，從而使它們有能力僱用更多人，那麼政府又有何措施呢？我看不到政府推出了甚麼措施。

此外，為何那麼多青少年需要進入社會工作呢？為何他們不唸書呢？為何他們會失學呢？李國麟議員剛才也詢問政府有否研究年青人為何要投身社會。是學位不足？是他們家貧，要投身社會"搵食"？是現時傳統文法中學的學科根本不適合他們修讀，令他們跟不上？政府有否設立特色中學或特色科目，供年青人選擇，抑或一直只是"一刀切"地要他們修讀傳統課程呢？

其實在很多方面，政府必須作出針對性處理，進行具體研究，然後才能深入地解決問題；否則，又如何能解決青少年羣組失業的問題呢？或許真的要等待他們長大了。我發覺待他們長大便沒有問題了，因為到了25歲至29歲，失業率只得3.1%，而20歲至24歲組別的失業率則是7.4%。那乾脆要求年青人報大數歲，這樣便容易找到工作了。情況反而是這樣，這麼奇怪。

所以，我希望司長一定要就失學及失業的具體情況作出研究，最重要的是如何扶持中小企業及私人企業，使它們擴大發展，變得強壯，才有能力僱用更多人。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首先讓我談談如何扶助中小企。政府在議會的支持下，已通過了很多方案，例如中小企貸款方案，以及在內地推動建立香港品牌。我們在CEPA下已爭取了不少空間，並會繼續做這類工作。至於最低工資對中小企的影響，我們也很關注。

第二方面，就年青人就業而言，主席，林議員，我們並不會因為香港的情況沒有外國的情況那麼嚴重，便不做工作。我們的態度不是這樣，反之，正因為我們的情況尚未那麼嚴重，我們認為更須好好利用我們的資源來做工作——我們擁有逾6,000億元的儲備，應該和大家合作。

第三點，我們和不同機構如何合作呢？議員也清楚，現時VTC和IVE等機構開辦很多課程，讓不修讀學位或其他課程的人士可選修實務課程，學習理髮和造菠蘿包等，並獲頒文憑，令他們可以找到工作，此外亦有國際廚藝中心等。我們的工作是很實質的。

主席：陳健波議員先發言，然後是張宇人議員。

陳健波議員：多謝主席。報告書第9項建議是關於支援長者，談及進一步發揮長者的潛力，包括推廣終身學習等。但是，我認為現時的長者，特別是我認識很多朋友也是60歲，他們其實仍然充滿活力，很有能力。

除了鼓勵他們不斷學習，也可以研究如何利用他們的社會經驗，讓這些上了年紀的人能回饋社會，支援社會和幫助社會。我認為在這方面是有很大空間。很多人也跟我說，有甚麼義務工作便快點找他們做。這些人真的很有能力，況且現時60歲的人也只是好像以往50歲左右的人一樣，因此是有很多空間的。我希望政府的思維不要太狹窄，老是想着撥款給他們乘車等，或只是叫他們繼續學習。我認為很多人是可以回饋社會的。

此外，我想問一項問題。整份報告書只集中在兩方面，即有關小孩子將來的安排，以及退休選擇和養老方法。我想問，對於內地婦女在香港所生的孩子，政府有否設立整體資料庫，掌握這類孩子的數目、他們居住在哪裏，以及他們的未來計劃？政府會否設立一個有關這些人的資料庫，以方便規劃。例如在香港，我們的統計資料很詳細，並就此作出很多推算。政府有否設立一個完善的資料庫，涵蓋國內廣東省，甚至是較大區域，掌握

有關人士的名單，他們居住在哪裏，流動情況如何，令政府可以及早有作出預算？

第三點，我想談談一個較高層次的問題。政府現時只考慮以上兩個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每天有150名內地人士到港。其實這些人士多數是年紀大、低學歷和低技術，香港的貧窮問題不斷惡化與此亦有絕大關係。政府反而沒有提及這方面，我想知道司長對於這個根源問題有何看法？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們認同有需要鼓勵長者繼續服務社會，而一些社會福利機構更專門鼓勵大家做志願工作者，社會福利署也有向這些機構提供支援。

關於為內地居民在香港所生的孩子設立資料庫的構思，我們一直也有進行相關調查。統計處一直有跟進，而教育局對居住於例如深圳區域的"雙非"家庭，也有一定的掌握。我現時鼓勵相關部門在母嬰健康院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因為我發現"雙非"家庭的父母，有六、七成是打算帶孩子回港打針的，因為他們對香港的醫療服務有信心。在這方面進行調查是最直接的，因為他們帶小朋友回來打針，便表示他們有意欲帶小朋友回港就學。我們會繼續做這些工作。

至於150個單程證名額，我想指出，經過多年運作後，輸入的人口質素現時已有所提升。至於"雙非"方面，在有關的家長當中，大約70%的daddy是管理人員，50%的媽媽是管理和專業人士，他們的背景是不差的。但是，正如我較早前跟大家說，我們不希望這個問題繼續膨脹，我們反而認為由入境事務處計分，直接輸入人才會較好。

周副秘書長，關於150個名額的事宜，你是否有補充？

主席：周永恆先生。

署理保安局副秘書長(3)：主席，多謝議員提出這項問題。提供這個名額的目的，主要是讓一些中港分隔的家庭成員能團聚，一起在香港生活。

就此，我們最近更推行新措施，包括容許超齡子女來港與父母團聚。在這方面，有些數字是值得參考的，例如，大部分來港的人士均屬就職年齡，主要是35至44歲，並不屬於較為年老的一羣。

但當然，在入境政策方面，家庭團聚只是其中一項吸納內地人才的措施。正如報告書所說，我們設有其他計劃，例如"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我們會視乎各行業的需要，如果有某些人具備適當資歷，而香港又缺乏相關人才，我們可以平衡人口結構的整體情況，作出配合。

主席：張宇人議員先發言，然後是石禮謙議員。

張宇人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再談談林大輝議員剛才有關年輕人為何會失業的問題。兩年前在審議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時候，我已不停批評局長。在提出最低工資的時候，他甚麼也參考英國的例子，除了一件事，便是英國對21歲以下的工人在最低工資方面的折扣。如果我沒有記錯，在英國，18、19歲有一個折扣，20、21歲又有一個折扣。當然，越年輕折扣便越大。

在我們審議最低工資的法案時，局長竟然說他不會採用這一點，因為他和工會的看法一樣，擔心年輕人被剝削。但是，最低工資同時又要保障市民的生活質素，又要這樣，又要那樣。我當時已反映，我們的25歲雙失青年在尋找工作方面——當時我沒有數據——已經感到困難，如果再把最低工資28元，"一刀切"地適用於所有人，包括16、17歲，18、19歲，20、21歲的人，他們根本沒有經驗，我為何要付時薪28元來聘請他們呢？所以，剛才談及的問題，其實是由最低工資引發的。

最低工資還引發了另一件事。飲食業今年的投資意欲已經十分差，因為不單工資高，而且根本不能聘請得到人手。所以，司長，報告書第4.2段關於輸入人才，但是否真的要等待至沒有所需的人手時，才輸入人才呢？現實是，有很多洗碗工人，只是仍然不足夠而已；可能很多人做侍應，只是仍然不足夠而已。我們經常說想投資，但卻未能聘請得到人手，說想輸入工人又四處被罵。有時候，並非一定要等到聘請不到國家級廚師時，政府才容許輸入優才。我一直也參與"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審批工作，我認為優才計劃做得很好，因為我們把關很緊。

現時的問題是，即使有很多人從事某一工種，但有時候雖然有人想發展相關行業，卻想投資也不能投資。如何能投資呢？不夠人洗碗，經理便也要洗碗。不夠侍應生又由誰人做工作呢？便只好由經理去泡茶、由老闆去泡茶，還要把妻子也找來幫忙。但一個人也只會有一名妻子而已，而無論他如何了得，也只會兩名子女，試問又能有多少人幫忙呢？

所以，談到剛才提及的那一段落，我認為，說到人口政策，我們真的要研究清楚。我一直覺得，如果大家感到恐懼，擔心會否全部輸入外勞而不聘用本地工人，那其實可以引入比例制，例如聘用1名外勞來洗碗，便要同時聘請5名本地洗碗工人，最低限度也要給我們一點空間，因為工資也是不會低的。所以，我覺得也要考慮這方面。

林大輝議員剛才的發言亦令我有些感想。我們在上星期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一項質詢中，提及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我當時問局長會否向這類企業提供協助，因為我發覺這類企業是很少需要交稅的。換言之，它們是賺不到錢，所以才不用交稅。我詢問，為何不考慮如何協助這些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呢？外國是有經驗的，當地政府會協助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擴張營業，把生意做好，以致有能力納稅。要納稅即是要聘請人手，難道一人公司也可以嗎？於是公司便由兩個人、3個人、5個人、10個人這樣擴張下去。香港政府有否推行類似政策呢？

所以，談及人口政策、如何製造就業機會，以及為何市民會失業及出現雙失青年等問題，我認為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大家檢討的，但很明顯地，最近實施的最低工資的確引發了這些問題。

主席：司長，你給一個回應罷，因為議員並沒有提出具體的問題。

政務司司長：我明白。我有一次探訪社企時，獲悉在實施最低工資前，一名理髮師可以培訓兩名學徒，但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便只能培訓一名學徒。我已向勞工及福利局反映了這意見，有關的學徒計劃是會作有限度調整的。

第二方面，是輸入人才。"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確是一項好計劃，可惜我們訂立的限額是1 000人，而多年來我們只使用了數百個名額，因此我相信是有空間做更多事情的。

主席：先是石禮謙議員，然後是梁劉柔芬議員。

石禮謙議員：主席，這份報告書相當正面，看來也是一份很好的報告書。可是，有些問題卻是報告書中沒有觸及的。談及人口政策，張宇人議員剛才說得對，現時很多行業真的是聘請不到工人，例如建築業便是完全找不到工人，年輕的人不願意入行，年紀較大的人又不願意繼續做下去。其實，政府會否考慮像澳門或新加坡般，按項目容許輸入工人，讓香港得到經濟發展的機會？否則，香港便會停留在有工作卻沒有人做的處境，令工資不斷上升至業界無法再經營下去的地步。人們一方面說現時的樓價及房租很昂貴，但業界的成本也很大，而業界並非不願意支付工資給工人，只是聘請不到工人而已。主席，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報告書提及"雙非"、"單非"、每天有150個單程證名額，以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等，但當中為何完全沒有談及少數族裔？我們應該如何培養少數族裔，讓他們享有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公平機會呢？我們完全看不到報告書有何建議。少數族裔是可以培養的人才，但政府的政策卻完全漠視這羣人，當他們不存在。政府如何向這羣人交代？他們也是香港人，是有權利的，為何我們要剝削他們的選擇呢，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其實石禮謙議員提出了很實質的問題。關於香港的建築行業，我們知道造價的確是越來越高。過去數年，我們不斷推動基建，令基建項目越來越多。現時，在每個財政年度，我們會動用約六百億元在基建上，很快便會逾700億元。建築成本上漲和工資上漲，我們是知道的。所以，我們已為建築行業推出培訓計劃，稍後我會請鄧秘書長向大家解說一下。

關於少數族裔，在報告書的executive summary的前面部分，即第24段，我們特別提及，香港在過去數十年來匯聚人才，讓不同背景的人，包括少數族裔人士，享有機會成功對香港作出貢獻。在這方面，我們亦有實施教育培訓的新措施。數年前議員通過《種族歧視條例》後，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隨即開展新工作，教育局向少數族裔市民提供資助，讓他們報考一些英國語文或中國語文文憑試，以便他們能入讀大學。

我想先請鄧秘書長談談建築行業的培訓，再請陳副秘書長談談少數族裔。

主席：好的，鄧秘書長。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主席，我想補充兩點。首先，現時勞工處設有一個補充勞工計劃，如果某些行業確實在香港找不到足夠勞工，便可在該計劃之下作申請。至於建造業方面，發展局最近表示，現時並無計劃讓業界輸入勞工。最主要的考慮是，正如大家剛才在討論中提及，現時青年人的失業率是相對較高的。簡單來說，現時並非沒有人手，而是年青人不想從事某些工作。為何年青人不願意投身建造業呢？這不一定是工資問題，其實大家也知道現時建造業的工資是相對高的。我反而認為要考慮數個其他問題。第一，是行業形象問題。第二，是工作環境問題。

我知道發展局已經與建造業議會合作，希望做一些推動工作，以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年青人入行的數目。另一方面，行業形象也很重要，我們要令人不會覺得這是骯髒和無前途的行業。此外，很重要的一點，亦是與工作環境有關，便是建造業的意外率一定要減低，不然很多父母根本不想其子女投身這行業。我想我們要先做這些工夫，方可確定是否需要輸入。

主席：陳副秘書長。

教育局副秘書長(2)：讓我作簡單的補充。石議員一直也很關心少數族裔，而我們亦一直與他保持密切的交流。我想補充一點，在《種族歧視條例》生效後，我們在2004年的學位分配方面，已開始讓少數族裔家庭因應子女的居住地點報讀主流學校。近年少數族裔學生在主流學校的分布已越來越平均，而因應這一點，對於收取較多這類學生的學校，我們會提供專業及資源上的支援。

接下來，我們會把焦點放在少數族裔的學前教育上，着力提供幼稚園階段的培育和支援，希望鼓勵少數族裔孩子的家長盡早讓其子女入讀主流和本地幼稚園以打好基礎。當他們入讀小學時，我們會加強及檢討對學校的支援。所以，我們是會積極在這方面做好共融的。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先發言，接着是李慧琼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司長，你認識我這麼久，也知道我是個很理想化的人。第一，我已經多次閱讀關於政策目標的第1.2段，但我覺得香港不應只顧與周邊地區作比較，從而決定我們應怎樣做，因為我認為21世紀的國際城市應具有更遠大的理想。如果我們把理想和政策結合，例如說香港希望成為一個活力城市，一個有夢想的城市，如採用這一思維，往後的政策便不會只是修補式的。我相信你會明白我的意思。

我們今天只是討論，應該怎樣修補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是，如果我們從香港是一個活力城市的思維出發，我們便會有另一研究角度。例如談及"老有所養"時，我們便也會考慮如何處理"老有所為"這一環節，還會看看其他城市已能夠取得何種成就，然而看看我們如何能夠超越這些城市，以便在將來取得一定範圍內的成就。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我們如何能達到這目標呢？我們是否因為政策目標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便認為不能作出改變呢？抑或是我們應該改變呢？

如果我們不跳出這個框框，我們便只會整天討論如何修補。然後，修補工作本身又衍生一大堆問題，現時立法會每天也在處理這類問題。其實，這根本無助我們作出提升，對嗎？大家都局限於sub-territorial的層面，爭拗一些很無謂的事情。可否採納這看法或改變呢？謝謝。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其實，我們的看法並非局限於把香港與周邊的地區城市比較。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希望香港能成為真正的亞洲國際都會。其實，要成為國際都會，我們不單要在經濟領域領先——四大經濟支柱及6項優勢產業當然要發展，但除了經濟政策外，我們的社會服務政策和照顧香港人口的政策全都要發揮積極作用。因此，照顧老人家——剛才回答張國柱議員或其他議員時，我已提及要照顧草根階層老人家，而且更要趁我們現時有儲備、有能力，好好地照顧他們。如果能照顧他們，就能提高他們的積極性，令更多老人家成為志願機構的志願工

作者。我們是會這樣做的，至於政策方向，梁劉柔芬議員，我們已經寫在報告書內。我們會積極跟進。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希望我們能夠改變一下思維，不要總是認為，人必定要先得到照顧，然後才能自顧，而應是反過來。究竟是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呢？我們要想一想，如何能推動人做事，尤其是年輕人。我們剛才也聽到議員說，年輕人對某些職業會有某些看法。其實，很多時候，這是由於父母向年輕人灌輸了錯誤觀念或很個人的想法所致。其實，年輕人是否應該……他們是否不應該以複製上一代的成就或實現上一代的夢想為目標，反而應該不斷探索和嘗試實現自己的理想呢？這是社會上應有的想法，我們要研究如何將這想法融入政策目標。有了目標，大家便能有更遠大的願景。

主席：司長，有否回應？

政務司司長：我多謝梁劉柔芬議員提出意見，我們會朝這個方向繼續努力。

主席：李慧琼議員先發言，然後是余若薇議員。

李慧琼議員：主席，我對於特區政府在人口政策方面的處理方法，感到非常失望。其實這對司長並不公道，因為他只是上任不久，但無論如何，這報告書是由司長負責處理的。回顧特區政府上任至今在人口政策方面所做的工作，我認為，單是"雙非"問題已能顯示，我們正由於人口政策不濟而自食其果，無論是逼爆產房還是逼爆學校，也正正顯示政府根本沒有人口政策。我會用6個字來形容特區政府的人口政策："不重視、無跟進"。為甚麼我這樣說呢？我想舉幾個例子與司長分享一下。

據我理解，特區政府在2003年已發表了一份報告書，即《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根據2003年的報告書，當局須每隔兩至三年便提交一份報告書，但為甚麼到了現在才提交跟進報告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報告書第1.4段提及，特區政府要求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專責處理兩項事宜：第一，研究如何為退休後選擇回內地養老的長者提供便利和支援；第二，要求該委員會就近年內地婦女每年在香港所生的子女逾3萬名的情況，詳細研究這些內地婦女在香港所生的子女返港就讀和生活所帶來的影響。為甚麼只進行這兩項工作呢？香港還須處理很多關乎人口政策的挑戰。例如人口老化，我們要如何面對這項挑戰呢？還有生育率低，我們又如何面對這項挑戰呢。為何不讓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專責處理這些挑戰呢？

第三個問題亦是源於有跟進。我記得2003年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已提及鼓勵生育，特首其後更鼓勵市民生3個小孩，但現時這份報告書卻沒有再提及這件事。這是否表示現時不會再透過政策鼓勵生育，還是表示大家已認為不用做任何事情來處理香港的出生率問題呢？

第四個例子是，大家都記得，司長亦曾提及，當時政府把"雙非"嬰兒視為補充人口的新血。"新血論"在社會引起很大回響。後來，大家也知道社會有很大的反響，因此明白"雙非"問題對社會帶來很大震動。這亦顯示了當局並無規劃和長遠構思的。

我想問司長是否同意，過去特區政府對人口政策不夠重視和並無跟進，以致今天出現"雙非"逼爆產房、逼爆學校的現象呢？你會否同意或要求、建議下屆政府在人口政策方面要切實改變現時的做法，而不是單單透過可能是10年才發表一次的報告書及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來處理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很尊重李慧琼議員的意見，但我並不認同指特區政府並無做工作的說法。首先，就"雙非"問題，我們是從開始時沒有措施發展到有措施，從不能控制問題發展到逐步將問題控制。本來是沒有配額制度的，不會要求"雙非"及"單非"孕婦必須持有衛生署發出的證書才能來港產子。一切是從沒有措施發展到有措施，現時問題已逐步穩定。

第二，我們同時也不斷求變。我們明白，逐步收緊的策略未必能太快奏效，所以現時已提出"零配額"的方向，我們會很積極地予以落實。

第三，我們並無放棄鼓勵生育。在處理人口政策報告書期間，我明白到，單靠說話是不能鼓勵生育的。鼓勵生育是一件極困難的工作。世界各地的先進經濟體系的生育率也在不斷下降，香港跟世界各地的情況沒太大的分別。但是，我剛才回答其他議員的提問時已指出，鼓勵生育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例如提供免稅額或更多房屋等積極政策。

至於你最後提及的"新血"問題，我們已不斷作出思考。所以，我上星期對傳媒及今天對議員都說，我們不能單單依靠"雙非"父母來決定香港有甚麼新的人口，應該更積極地由入境事務處決定吸納甚麼人才。

李慧琼議員：司長沒有回答為甚麼10年才出一份報告書？

主席：簡單回答吧。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簡短回答。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我們交代了退休計劃等措施，而我上任8個月後亦出了這份報告書。

主席：余若薇議員先發言，然後是何俊仁議員。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對於特區政府的人口政策真的感到非常、非常失望，政府真的做得很差。政府指出了很多問題，但沒有說明如何解決。那1至10項的建議，其實絕大部分都是說"繼續"，唯一建議的改變可能是推遲退休年齡，而這其實也很具爭議性。政府其實完全沒有觸及核心問題。核心問題是甚麼呢？就是在入境政策方面，我們大部分時間是被動的，我們不能主動地處理這個問題。

談到主動權，你所說的輸入專才、優才等計劃，只佔很少的百分比。但是，絕大部分入境的人，是每天從內地來港的150個人。《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清楚訂明，在內地人來香港方面，是可以徵詢特區政府的意見的。因此，人口政策並無提及這個核心問題是不合理的。我們需要甚麼種類的人口其實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我們要有主動權，我們要爭取主動權。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是，特區政府會否跟內地政府商討，問它究竟批准甚麼人來港，以及我們可否提出意見，然後才決定。

當然，我們尊重家庭團聚，並認為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必須考慮香港到底需要哪類人才，可否有主動權，可否實施計分制等。例如，精壯一點的，我們可決定吸納；具有專業背景的，我們可決定吸納；跟香港有關係的人，例如是港人親戚或曾在香港唸書的，我們可決定吸納。我是說這類計分制度，而除了適用於內地外，這類計分制度也一樣可用於外國人，因為先要把經濟這個餅造大，才可以談全民退休保障。同樣道理，新加坡亦是這樣。看完整份人口政策報告書，我還是不明白為何政府並無建議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只是說"繼續"。只是說"繼續"即是沒有改變，亦即剛才李慧琼議員所說的沒有跟進。

我真的很希望 —— 尤其是在"一國兩制"之下 —— 我真的很希望特區政府能在入境政策方面，為我們爭取一定的自主權和主動權。所以，我想提出兩點：第一是關於《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就是可否考慮實施計分制，認真地研究一下香港需要甚麼人才，然後根據資料來制定計分制度，鼓勵這些人來香港。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處理人口政策令我們深深體會到，人口老化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要積極地、多管齊下地採取各種措施和策略。所以，這份報告書提出了10項建議，並不單是考慮提高退休年齡這麼簡單。我們還會多管齊下。在年青人就業方面，我也認為有需要跟政府以外的機構合作.....

余若薇議員：主席，他可否回答我的問題，他不是在接受我的問題。

政務司司長：.....我會回答你的問題.....在老人家和女性就業方面，我們也提出了建議。第二方面，議員很關心計分制，主席，其實我們是設有計分制度的。現時每年來港的新增人口可分為3個"四萬多"：第一個是每天150個單程證名額，每年共有四萬多人，而多年以來，我們亦有跟內地公安部門商討，獲批准來港人士的質素已逐步提升，教育程度亦越來越高。

第二，關於計分制方面，根據一般就業政策，我們每年從世界各地吸納三萬多名人才。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我們每年吸納八千多人。在這些計劃下，我們會不斷審視哪些行業對香港最有利。至於"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該計劃同樣是建基於計分制度。在這些計劃下，我們現時每年總共吸納約4萬人。

至於第三個"四萬多"，則是原先的"雙非"、"單非"嬰兒。在這方面，我們認為不能讓情況持續下去，已將問題收窄了。另一方面，我們會不斷檢討其他輸入人才計劃，盡量提升人口質素。

余若薇議員：主席，其實出現"雙非"問題，也是由於香港當局沒有主動權。孕婦可衝關來港產子，弄成醫療方面的問題。你提及150個名額，說已跟中央商討，這當然是好事，但我們卻是要政府很具體地說出我們要吸納甚麼人，哪些人是我們需要的，然後以高透明度的方式告訴市民。你不能只是告訴我們，其實現在來港的人的知識水平和教育水平已經提升了。我們是希望吸納一些真正適合香港的人，政府要很具體、很清晰，高透明度地告訴香港市民，政府已向中央爭取，現在來港的人是這樣……

主席：好了，發言時限到了。我想司長……

余若薇議員：……然後計分制也是這樣，主席……

主席：最後一句說話。

余若薇議員：……最主要就是主動權，我是看不到有主動權。

主席：每一位同事多用幾十秒，這個會議便會無法依時結束，因為還有兩位同事想提問。司長，關於透明度，余若薇議員是要求有透明度。

接着是何俊仁議員，最後是劉秀成議員。

何俊仁議員：主席……

(有議員就輪候發言的次序提問)

主席：對不起，是排隊輪候的，也要計算你提問過的次數。現在全部想發言的全都是第4次提問，你也是同一類別，但不能再輪候，因為你遲了按掣。你遲了按掣，機會便給了其他同事。現在先由何俊仁議員發言，然後是劉秀成議員，我們今天約在12時40分結束這個會議。何俊仁議員。

何俊仁議員：主席，剛才司長說，香港人出生率的問題很複雜，並不是涉及單一因素。這個說法當然正確，因為年青一輩的確受到很多困擾的影響而不願意生育。

最近，我跟一些年青夫婦在一些focus group坐在一起聊天。很多年青夫婦也選擇不生孩子或表示沒有興趣生孩子。我詢問他們原因，他們便說出一連串的理由：第一，幾年前找床位生育很困難；孩子出生後，要為他們的教育而苦惱，要找小學，接着找中學，每樣都令人感到很頭痛。畢業後，就業又困難；成長後，要結婚，又找不到房子，因為房子貴得望塵莫及，根本負擔不起。之後，大家再想一想，到年老退休時，又沒有保障；醫療，大家看到現在出現了很多問題，而公立醫院的服務，又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最後，雙眼一閉，要找骨灰龕位，但很多骨灰龕位都是非法的，陽宅沒有，陰宅又沒有，樣樣也不行，令人覺得整個政府的管治一團糟。

但是，市民想發聲，又發覺自己人微言輕，沒有甚麼作用。至於手上的一票，大家也知道，香港又沒有民主制度，市民的聲音是否真的可以合乎比例地在議會反映出來呢？又不是。

所以，市民充滿無力感，感到無奈和對前途沒有信心，不明白為何要讓下一代出生承受艱辛呢？情況是這樣的，司長，我希望你明白。

今天你說了很多，都很中聽。如果你在數年前說這番話，便真的是好極了。很可惜，現在你快要離任了，總算其言也善。你說興建居屋，其實數年前便應該這樣說了。若早些說了，現在便已建成了，但你現在才說，我不知道要多少年後才能落成。

問題是，你說的很正確，但說遲了幾年。所以，我想跟大家說，司長，制度若不改革，沒有一個真正民主和問責的制度……

現在梁振英上任，還要由上而下壓下來，進行甚麼架構重組，但架構重組後又不是問責，那有甚麼作用呢？

所以，我說甚麼也沒有作用，我相信你也無法給我任何答案。你的答案有多美麗也沒有用，反正也你要去牛津了。不過，我只想告訴你，這些都是市民的心聲。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會回答何俊仁議員。我很尊重他及市民所反映的意見。這些意見全部也很實在。我們不希望香港市民長期住板間房和床位，不希望醫院沒有床位給太太們生孩子。我們不希望出現這些情況，而無論是現屆政府或下屆政府也會很努力地推行有利社會經濟民生的政策。

你說得對，復建居屋的政策的确是採納得比較遲。但是，始終還是採納了，而數年後，便會建成新居屋讓市民居住。至於醫院缺乏床位的問題，在採納零配額制度後，醫院床位問題便可以立即解決。至於醫療問題，周一嶽局長和他的同事已就醫療保障進行了好幾輪諮詢，準備就緒，下屆政府應能開始推動，而曾特首在任期內亦撥備了500億元支持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何俊仁議員談及香港的改制，我也很尊重大家的意見。在這方面，由於各黨派在兩年前的支持，我們在今年9月可以引入“一人兩票”的投票制度。我相信這個投票制度較以往的制度更為公平，因為每位登記選民均可以在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各投一票。此外，主席，我們也不會停滯於此。我們已經制訂了在2017年普選特首的時間表，而隨後亦會在2020年落實普選立法會。

我相信，無論社會、經濟及民生的政策在下屆政府的任期進展如何，到了2017年，一定會有更多人積極參選和參政。香港市民會有選擇，而我亦希望社會、經濟及民生的政策可以繼續向前發展。

主席：最後是劉秀成議員。

劉秀成議員：主席，這個人口金字塔圖表能充份反映將來的人口結構會是怎樣 —— 由可樂瓶形狀變成水杯形狀 —— 令我

們理解到問題所在。當然，這份報告書也指出很多問題，正如剛才余若薇議員也指出很多問題。

其實，我想反映及提出兩個問題。首先，報告書的第3.9段談及人口老化，剛才很多議員已就這問題發問。報告書認為，人口老化會令社會福利及醫療開支日益增加，對香港的財政，以及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帶來非常重大的挑戰。我其實很想知道.....因為如果司長和鄧秘書長看過《桃姐》這齣電影的話，就會明白，在護理安老院方面，我們面對的不單是數量問題，更還有質素問題。在實施新的條例後，私營護理安老院會面對很大困難，因為要擴大面積等等。問題真的很多，我希望政府能考慮如何給予長者一點尊嚴，讓他們能夠在安老院渡過餘生。這是香港所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當然，報告書沒有觸及這個問題，而只是談及其他問題，例如福利開支等。

我還有另一個問題，真的很希望司長能理解。司長剛才說很多東西都不足夠，房屋不足夠等，而何議員更說連骨灰龕也不足夠，對嗎？甚麼都不足夠，學校又不足夠，甚麼都不足夠。其實，談及香港的發展，現時人們不斷說要找土地，意見多多的，但為甚麼我們不重回高密度發展呢？在新界土地興建房屋的地積比率只是0.2至0.4倍，這樣是永遠也不可能有足夠土地滿足建築房屋的需求的。然而，報告書完全沒有提及高密度發展。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正在討論發展，所以我便提出這兩項問題，希望司長能夠給我一些方向，謝謝。

主席：好的，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多謝劉秀成議員提出一些很宏觀的問題。首先，要照顧香港社會和人口的需要，我們的經濟便必須持續增長，各行各業也是，不論是四大經濟支柱、6項新興行業，或其他行業也必須持續增長。只要我們的經濟能夠維持增長，就能夠養活和聘用更多人手。我多次提過，我們要竭力提高長者、婦女和年青人的勞動人口參與比率。

第二，在不同政策範疇，骨灰龕也好、學校也好，我們的確要繼續竭力提供新設施。在學校方面，整體數目是足夠的，但個別地區可能不足夠，所以我們要調較。

談及高密度發展，香港已採納了這模式數十年。至於新界的發展，我相信劉秀成議員已多次提出意見。現時我們在新界已

設有新發展區，邊境亦開始開放，我們會繼續做這些工作。但是，我們不會停滯不前，會繼續積極推動。近日，我亦注意到有不少朋友、學者說不要單靠填海，還要看看可怎樣多一點開發和利用新界土地。我們會考慮這些意見，主席。

主席：很感謝司長和其他官員出席今天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在有限的時間內，共有15位議員能夠提問。尚有8位議員在等候發問，但由於時間關係，已不能讓他們提問。他們得在其他場合跟進有關人口政策的問題。

再次多謝各位出席。多謝，會議到此為止。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會議於下午12時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12年7月4日